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八輯

沈雲龍 主編

慈

禧

外

記

陳陳  
詒冷  
先汰  
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 慈禧外紀

## 目錄

- |      |              |
|------|--------------|
| 第一章  | 葉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幼年 |
| 第二章  | 巡幸熱河         |
| 第三章  | 載垣逆謀         |
| 第四章  | 首次垂簾         |
| 第五章  | 會國藩及太平天國之滅亡  |
| 第六章  | 太監           |
| 第七章  | 禮節問題         |
| 第八章  | 穆宗之親政及其崩     |
| 第九章  | 吳可讀之尸諫       |
| 第十章  | 慈安太后之崩及恭王之罷黜 |
| 第十一章 | 慈禧歸政         |

第十二章 戊戌維新之動機

第十三章 百日變法

第十四章 戊戌政變

第十五章 慈禧再訓政

第十六章 拳亂發生之源

第十七章 景善日記

第十八章 二勇士

第十九章 庚子年對外之文牘

第二十章 兩宮西狩及行在之事實

第二十一章 拳黨首領之死

第二十二章 慈禧悔過

第二十三章 兩宮回鑾

第二十四章 慈禧之新政

第二十五章 榮祿遺摺

第二十六章 慈禧之末日

第二十七章 慈禧賓天及奉安之禮

第二十八章 結論

# 慈禧外紀

## 第一章 葉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幼年

葉赫那拉。滿洲最古之一族也。居長白山麓。鄰於朝鮮。爲滿洲發祥之地。葉赫貝勒楊吉努以其女事清之太祖。當時滿洲諸部。尙多臣服於明。楊吉努習戰術。率其族時時侵略鄰境。一千五百八十三年。楊吉努被害於奉天。清太祖乘勝攻取。楊吉努之女。遂得皇后之號。生子太宗。遂奪明之藩屬。而兼并全滿部落。國號天聰。至西太后那拉氏。生於一千八百三十五年。爲中國之女主。三次垂簾聽政。專權者五十餘年。其父名惠徵。在八旗中。爲一世襲之官。未得寵。官不過道員而止。歿於安徽。女僅三齡。其婦守節。撫孤。賴其戚穆揚阿提挈子女。得以成人而受教育。穆揚阿者。其女亦咸豐皇帝之后。與葉赫那拉氏同時垂簾聽政者也。近來每多謠傳。述慈禧太后出身之微。蓋出於宮中諸人怨恨之心。或出於皇族長支諸王之所言。因之慈禧之身世及其家庭瑣事。頗傳之民間。以儉薄那拉氏之族。而一時誹詆之論議。亦引起閱者憤激之心。若康有爲

等之書可證之也。今試舉一事。有一皇室親支某郡王。嘗言慈禧太后之父。歿於安徽寧國府任。遺寡婦孤子女。貧甚。幾無以自存。回京無資。勢將行乞。忽有一官贈川資於其友者。誤送於慈禧之舟。其人因見慈禧家人困苦流離之狀。生憐憫之心。遂舉以贈之。其後二十五年。慈禧太后當國垂簾。此官陞見時。慈禧太后憶及往年之事。命之起稱謝。昔日之惠云云。此言實未可信。蓋有一滿員窮死於官守。因附會于慈禧太后之父。聞此滿員死時。慈禧家屬已入都矣。某郡王所以爲此言者。因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卽同治十三年。冀立其子。爲慈禧太后所抑。頗懷怨望之心耳。余此時先略述葉赫那拉家族。及與皇族長支之關係。知其已往之事。以推將來。此于中國近世史上。實占重要。自載垣端華等失敗。慈禧太后初次秉政。皇族長支與此尊貴強盛之族。時懷猜嫉之心。至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卽光緒廿四年。戊戌變政以後。此情形愈覺顯然。雖以慈禧太后之聖威。足使人人見而懾伏。然暗中之擾亂。仍不能免。以近日京中之事觀之。慈禧太后梓宮出殯。端方拍照而罷官之事。尤見滿洲貴族之不和。而政府時虞危險。蓋自慈禧太后去世。朝廷無其利害手段也。以外人而言宮中情事。以及皇族之內容。

殊覺甚難。蓋其族譜之繁衍。婚嫁之糾葛。立嗣之家法。皆無從援證。所可言者。其皇族即愛新覺羅氏之後。分爲黃帶子紅帶子二種。此即清太祖之後裔。皆自視爲尊貴聖武之種族是也。葉赫那拉雖非純粹之皇族。而近來之權勢則甚大。不僅人數之衆而已。爲太后者。已有三人。而慈禧之得人心。尤爲不可及焉。因慈禧臨終含蓄之詔書。而葉赫那拉族中之長輩。莫不欲推現今太后即光緒皇后。做老太后垂簾之故事。雖不能久而可至皇帝親政之年。且慈禧深謀遠慮。以醇王之子。乃榮祿之外孫。立以爲帝。即使其親政以後。決不反己之所爲。可預知也。宮中最難消滅者。即那拉氏與道光皇帝之長支暗爭之事。此支中以溥倫恭王二人爲巨擘。因宣統即位。攝政王監國。將追尊老醇王之謚號。而躋之於皇帝。此事在歐洲。毫不視爲重要。然以中國人眼光視之。以老醇王與開國始祖平行。即無異歧出一新支之始祖。於理爲不合。昔老醇王亦見及此。恐將來隱患方長。時時預防銷遏之。然自宣統即位以來。老醇王墳墓祭祀。比前已加隆重。官書上名曰二階。在士大夫心中。以爲典禮已同於皇帝。而注意考查此事者。頗不乏人。在漢人之議論此事者。以爲宣統視政之年。將更推尊其祖父三階。而升

祀於太廟之中。蓋中國人之視此事。實至爲重要。其影響亦甚大也。老佛爺爲那拉族中之健將。其一生祖護近支。爲人疑忌之原。故那拉族人與黃紅帶子之間。時有暗潮。往往於茶館市場中見之。慈禧又常以辱愛新覺羅氏爲樂。嘗下一諭。禁止其住於市場之地。云以其有污辱之行也。以故愛新覺羅族人既畏而又怨之。以爲慈禧太后削奪其本有之權利焉。今述一有趣之事。以見慈禧太后待遇此等世襲貴族。其手段甚爲利害。有一王公在皇城根建造一屋。可望內城一角。太后知之。俟屋造成時。責其膽大妄爲。窺伺宮牆。當即收沒。後將此屋賞其幼弟紹公。慈禧由西安迴鑾後三年。設立警部。以徐世昌管部。徐到部。知此事必與貴族轆轤。非好差使也。慈禧三弟桂祥爲一最著名之無賴。獨不肯遵警部規章。故使其僕從犯法。以示體面。一日桂祥之家人。復專橫犯法。警吏拘之。徐世昌聞知此事。立命釋放。桂公大怒。必欲警部尙書親身陪禮。警部尙書三次往謁。皆拒而不見。其後直至院內。叩頭陪禮。此事始罷。據北京人謠傳。徐世昌爲東三省總督。爲郵傳部尙書。升軍機大臣。皆此貴族之勢力。後慈禧太后聞之。復免徐世昌軍機之職。使仍往奉天。此又一事。可見慈禧偏袒。不顧地方行政之困。



難也。慈禧太后之母。守節多年。住錫拉胡同。距公使館甚近。至其女爲后。遂得封爲公爵夫人。頗有才能。爛習禮節。嶄然出於衆人。歿後與其夫合葬於城西。卽在西人跑馬場左近。慈禧爲其父母建造牌樓。及大理石之建築物。以表孝心。當一千九百零二年。卽光緒二十八年。由西安歸。過正定。坐火車回京。擬由京漢鐵道。臣工諫止。以經過慈禧父母墳墓。不下則爲失禮。慈禧聞之。遂改道繞南。臣下皆稱贊之。慈禧太后幼年無事可述。其親戚中有一人名榮祿者。此人後來輔佐慈禧多年。同濟艱難。乃一極有關繫重要之人也。有人云。榮祿幼時曾與慈禧定婚。此言恐不確。但榮祿輔政之時。其權力之大。遠過諸臣之上。其寵用可知也。慈禧心思靈敏。突過於人。其熱心政權。亦獨秉特性。其天資之卓絕。性情之堅毅。加以一生經歷之多。艱難困苦。險阻備嘗。此其所以成爲偉人也。年十六歲時。五經成誦。通滿文。廿四史亦皆瀏覽。嘗有史臣在旁諷誦。故能通古今治亂大勢。又能詩善書畫。有此聰明學問。故能久攬大權。一千八百五十年。道光皇帝賓天。皇四子卽位。改元咸豐。國喪期內不能行大婚禮。至二十七日。下諭凡滿洲秀女。至當選之年。容貌端正者。由內務府報名候選。咸豐未登位之前。已聘穆揚

阿之長女。不幸前喪。一千八百五十二年。英六月十四號。卽咸豐二年。滿洲貴族秀女約六十人。由太后選擇二十八人。穆揚阿之次女鈕祜祿及那拉氏皆在選中。所選者分爲四等。一妃。二嬪。三貴人。四常在。鈕祜祿稱爲嬪。那拉氏稱爲貴人。選額可至七十。但向來未臻此數。此外宮中尙有滿洲婦女二千人。各有職事。由太監指導而行。凡宮中之事。皆太后主之。選妃之時。皇帝雖亦親臨閱視。而分等級。派職事。一切皆不預焉。慈禧旣離錫拉胡同家中。而入宮闈。從此與家人隔絕。有一老婦侍彼多年。嘗談老太后入宮之後。僅歸省一次。其言甚有趣味。今述之于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英一月。卽咸豐六年。乃同治皇帝誕生之九月。慈禧蒙皇帝特恩。賜回家省親一次。歸省之日。早有太監至其家中。告以某時駕到。其家人及親戚人等。聞此曠典。莫不歡忭。鄰居及行道之人。觀者如堵。屆時太監及侍衛羣從擁黃轎而至。其母率家人親戚排立院中。入內堂。太監請妃降輿。登堂升坐。除母及長輩外。皆跪于地。叩頭行禮。排筵宴。其母陪坐于下。蓋妃爲皇子之母也。慈禧雖在宮中數年。性情毫未改變。談笑一如昔日。毫無驕傲之容。家中各事。皆殷勤垂問。尤以其妹讀書爲懷。人人見慈禧之度量廣大。性靈溫

和莫不稱贊。慈禧問答各事。盡一日之歡。惟冬日晝短。轉瞬即暮。太監請妃回宮。戀戀不捨。云所處地位。不能時與家人相見。甚以爲戚。但望皇帝或再降恩意。許予歸寧。或有機會。准吾母入宮。言畢。賞賜家人。遂返宮中。此後未曾歸省。後其母時時入宮。視其女云。慈禧入宮。即能得太后之歡心。復以己之聰明智慧。遂蒙帝寵。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英四月。即咸豐六年。誕生同治。其地位乃益鞏固。當時太平天國之亂。蔓延各省。京中亦大不靖。先是慈禧入宮。時時披覽各省章奏。通曉大勢。至是進言。勸咸豐帝任用曾國藩。節制各師。供給湘軍糧餉。無有缺乏。曾國藩得以平定粵匪。慈禧之力也。是役也。英將戈登亦參與焉。慈禧幼年已能顯其卓越之才。爲往古所罕見。且尤能於國家多故之時。出其精心毅力。而克轉危以爲安。曾國藩丁內艱時。請遵古守制。慈禧以爲守制固經常之事。但多難之秋。則以國家爲重。通權達變。古人已有行之者。人君之命。便成法制。凡此等等。皆可見慈禧乃一天生之君主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即咸豐五年。道光后薨。慈禧以平日之勤。由貴人升爲嬪。鈕祜祿立爲皇后。當時人心。皆以爲滿洲命運將絕。天心厭棄。全國騷然。民心漸離。士大夫心中。以爲不及以往之君。清世

祖以下。稽古右文。學問事業。卓越前古。光耀史策。年二十有五。尙無子嗣。幸至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同時湖南江西等省。亦漸克復。人心皆覺事機漸體衰。慈禧以嗣君之母。懷君主之大度。進握政權。自時已晉封爲妃。京中人稱爲懿貴妃。凡關於外國之亦不異之。蓋吾人心中。知其幼年家世。所謂尊貴誰爾。近佔據大沽。政府派欽差。琦英令其退出。不得要極要。當卽下諭。命其以白帶自盡。此尙爲朝廷之恩。言之於帝。不許欽差葉某與英國議商務事。其後一觀之。可見其自尊之性焉。吾人閱當時官書及私家倚於慈禧一人之身。京中及全國之大事。皆待慈禧寥寥無幾。而慈禧可稱特著。彼時位不過貴妃。年不罕見者也。人稱慈禧太后。凡三易其名。初入宮時。其

後晉封爲妃。人皆稱爲懿貴妃。及與東后同時秉政。遂上尊號爲慈禧等字。人乃稱之爲慈禧后。若民間或稱爲皇太后。京中人或稱爲老佛爺。直至其臨終。此尊愛之名稱。爲北方所常用焉。

## 第二章 巡幸熱河

英法聯軍入京之事。人人皆知。不必縷述。但咸豐帝未幸熱河以前。及既幸以後。慈禧之所爲。外人皆無從知之。今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吳可讀之日記。錄之于下。此日記名罔極篇。間涉及英法兵事。及慈禧之所爲。讀之可知當日之情事。亦極有趣焉。節錄罔極篇。（勃氏原書曾引者。錄之原書曾引而坊間刻本因恐犯忌而刪去者。譯之）

庚申七月。自慈親得病起。五六日間。卽傳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內外一切章奏。概不發抄。以致訛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猶未移徙也。時皇上方病。聞警擬狩北方。懿貴妃與僧王不可。且謂洋人必不得入京。初一日至初十日。慈親得腹瀉之症。初諭家中人。不令不孝知。不孝由署回寓。偶見兒上藥方。始知病狀。然猶以爲年年偶犯耳。卽令請劉醫診視。以平日多用疏通劑見效。故聽其用藥。不孝本不信劉醫。因自咸豐三年至今八

載宅中自慈親以次得病。請渠一診。服藥即見功效。以故慈親及家中人無一不深信。劉醫者而孰知禍胎即兆於此乎。嗚呼。昔人謂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不孝不知醫。以致遭此大難。禍及慈親。雖百身亦奚贖乎。此十日內稍稍有遷徙者。緣海口接仗失利。我軍傷亡。且傷一總兵官。北塘兵潰。砲臺爲夷人所有。僧邸奉旨不令接仗。以故坐困海口。外間未能深悉兵敗之故。故消息不甚緊迫耳。十四日。不孝見慈親病勢有加。無減。心中焦灼。即請感冒假十日。不孝因慈親抱病外邊一切事情。諭令家人不得告知慈親。不孝日在慈親前勸慰。安心靜養。自是日以後。海口消息日緊。一日遷徙出京者。遂紛紛不止矣。十七日。李敏齋大令前赴安徽大營。來宅辭行。知慈親病。索看劉醫方。大不以爲然。且言必遭其禍。即親自立方。中用石膏。不孝稟知慈親。慈親勉強服此。夜間覺氣短。不孝著急。於五更即將敏齋接來一診。據敏齋言。並非藥誤。慈親謂還是劉醫方吃得平穩。不孝只得仍請劉醫。照常用疏通劑。以不孝屢爭。老年人豈可如此。尅削。以後如檳榔。枳實等品。始開除不用矣。惟用順氣。略略疏通方。十九日。不孝將壽木由富壽板廠取回。令其在宅鳩工興作。二十日做成。仔細查看。花板料最難得寬厚。此

則幫足三寸餘。底蓋足五寸。且樣子極其好看。不意拼湊。反得全美。據匠人言。此刻若在京中買此。恐非千餘金不可。適幸三爺亦來。云可值八百金。不孝以此事已成。略覺如願。二十一日。叫孔漆匠來宅。先鑽靠木生漆一遍。先做裏。用漆二斤餘。是日李裁縫會請六人在宅。支案做壽衣。買綢緞等物。二十五日夜間。將貂襖做成。不孝因見慈親精神尚不大減。遂將蟒襖霞轆暫且不做。是時城中聞傳夷人已到通州。定於二十七日攻城。居民紛紛移徙矣。二十七日。用漆裏灰布一遍。是日我軍拿到夷目巴夏哩等九人。禁刑部監。於是京中鼎沸。聖駕有出巡之說。朝內大臣具摺奏留。俱留中不發。凡在京旂漢大小官員眷口及財物。無一不移出京城者。然大生意如布巷前門一帶。尙未搖動。此數日慈親病症無增無減。不孝于二十四日。又續假十日。八月初一日。用漆裏灰布一遍。慈親自七月底以後。劉醫則以益脾助氣方日日進之。然總未見腹泄稍止。初四日慈親于早間呼。不孝進前。執手嗚咽曰。我病必不能好。可給我預備。我于今日不想飲食矣。不孝心如刀割。急呼李裁縫復到宅中。由源豐賒來蟒襖霞轆料。會人做成。是日潘季玉世叔同楊劍芝孝廉到寓。據劍芝言病勢過重。必

須固下。方能有轉機。立方用赤石脂禹餘糧瀉下之劑。不孝稟知慈親。慈親生氣。執意不肯服此方。至夜五更。慈親大泄一次。覺神氣清爽。人人皆喜。卽慈親亦謂病勢退矣。遂令成衣匠人等散工。不必如此著忙。至初五日。將蟒襖霞帔做出。又因慈親嫌所蓋小呢被子太重。卽令做裏面。並被單皆用紬子被一牀。慈親言雖然輕暖。然太過分。汝祖母汝父。何曾用過此來。言訖淚下不止。此時人心惶惶。移徙出京者。日見其多。城門已閉。彰義並東面一帶城門矣。初七日。我軍與夷兵戰於齊化門外。我軍馬隊在前。且均係蒙古兵馬。並未打過仗。一聞夷人槍砲。一齊跑回。將步隊冲散。自相踐踏。我兵遂潰。夷人逼近城邊。先是親王及御前諸公。屢勸聖駕出巡。聖意頗以爲然。但格於二三老成。並在朝交章勸止。故有並無出巡之旨。且明降諭旨。有能殺賊立功。立見賜賞等語。故人人皆以爲出巡之舉。已中止矣。初八日早。聞齊化門接仗失利之報。聖駕倉皇北巡。隨行王公大臣皆狼狽莫可名狀。若有數十萬夷兵在後追及者。然其實夷人此時尙遠。園中毫無警報。不知如何如此舉動。當皇上之將行也。貴妃力阻。言皇在京。可以鎮懾一切。聖駕若行。則宗廟無主。恐爲夷人踐毀。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爲後



世之羞。今若遽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初九日。慈親泄仍未止。商之劉醫。將楊劍芝方。試進半劑。連進兩劑。稍止。後復不能止。從此不起矣。嗚呼。十二日早間。慈親大泄不止。再進固瀉之藥。已不能咽。急將李裁縫叫來。將衣服套好。所有應用雞鳴枕。並被褥等物。速爲料理。至是夜亥時。竟棄不孝而長逝矣。嗚呼痛哉。搶地呼天。究復何益。自恨素不諳醫。爲人所誤。此罪萬死不能贖也。不得已。飲泣料理一切。先將中衣命內子等穿好。上用套好之白縐大衫。灰色縐夾襖。藍緞綿襖。天青緞綿褂。上用蟒襖霞帔。補服釘在霞帔上。加上玉帶。掛上琥珀朝珠。將金扁簪紮在頭上。然後戴上鳳冠。用大紅表裏褥子鋪在牀上。將慈親安頓穩妥。頭枕鷄鳴大紅緞枕。安在上房正中。是日家家閉戶。並無相好一人到宅者。十三日。先將棺內拭淨。用大紅洋布八尺鋪在底上。用薄薄一層土子灰。將洋布裹住。灰使灰不粘棺上。用天青緞長墊套在七星板上。然後將表裏大紅緞褥款款盛住入棺。周圍上下。用通草包墊好。使不能動。蓋上紬裏面大被。然後將大紅表裏被蓋上。子蓋緊緊扣住。于是日申刻封棺訖。是時街上荒亂。無人來往。適門生楊柳岑水部來宅。渠已于七月丁內艱。言目下消息不好之至。渠已將母柩用錢

續外紀

暫買龍泉寺前地一楹。  
不及措手。不孝擬于  
疑其內係金銀。則害更  
如此。不可不慮。十四日  
定回宅後。思想九天  
至霸州門生高摘。飽  
初八日關閉後。至十一  
家。至此亦盡移徙外出。  
十一日。用八人將慈  
多多。二十二日早間。滄  
一堆。俱作耳語。街道  
明園一帶矣。我兵數十  
是怪事。僧邱勝帥兵口

緜花各項日用車裝駝載。不可復止矣。車價愈貴。移徙者愈多。卽下至貧民。亦用推車。或驢頭裝載出京。是日恭邸于早間差弁到夷營送願和照會。該弁行至夷營。見其持鎗相向。懼而馳回。二十四日以後。城北日見烟起。緣夷人到圍後。先將三山陳設古玩。盡行擄掠一空。復用火焚燒。藉口亂兵燒燬。復出告示張掛各處。若和議不定。準于二十九日午刻攻城。居民務須遠避。勿致玉石俱焚等語。以致居民愈恐。無一不思出京者。是日車駕已安抵熱河。皇上下諭。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傳言皇上有病。而親王載垣及端華謀攝朝政。若皇上崩。則懿貴妃等將爲皇太后。但貴妃與載垣等有隙。諸人多讒貴妃于帝前云。二十六日。不孝在九天廟。探問外邊夜間情形。俱言安靜無事。惟日日過兵。九天廟卻未住兵。二十九日早間。榮兒進城來。言九天廟內已被天津兵丁住滿。闔家惶恐。不孝急到廟內。見係我兵。始放心。惟時僧邸及勝帥俱札營西北一帶。距廟甚近。倘一開砲。俱成粉碎。況慈柩更爲不安之至。乃向橫房約定九月初二日起程赴省。到劉醫藥舖。有推車數輛。每輛六金。可到保定。隨定四輛推車。裝載行李。是日夷人已于午刻進安定門。住居城樓。並城門洞內。安大砲一小砲四口。俱向

南插五色大旗。城中自一二品大員。無一不于是日出城。在城內者。惟當事數人而已。是日大臣等已將巴夏哩等以禮送回夷營矣。洋人方至營。而熱河急詔至。命恭親王盡殺之。以示不屈之意。懿貴妃既主持殺洋人于前。則此次之詔。或亦貴妃之意也。九月初一日早間。彰義門未開。不孝坐車到西便門出城。人車擁擠。不能行走。不孝令車後來。自己步行出門。幾乎碰殺矣。隨到九天廟。令其將行李收拾。將做成藍布綿棺套。自己套上。正合式之至。不孝進城料理一切。到槓房告知。定於初二日起身。推車亦送給起身信息。是日城外慌亂之至。自二十九日。梁海樓司農亦攜如夫人與行李到廟居住。至初一日。尙未入城。朝中大臣可知矣。初二日早起。不孝即出城。時槓房人夫並推車已到。即將推車裝行李四輛。並無人坐地步。隨將慈柩用八人抬上。言明係龍槓。臨時受其愚弄。竟未用中心大槓。只用小槓八人扛抬。不孝一時匆忙。未及細看。業已起身。即令內子並三弟妻金印坐自己單套轎車。榮兒步行隨走。倉皇起身。狼狽之狀。慘不可言。不孝亦不忍多睹。只得聽其如此。惟慈柩總要求妥當。餘均在不計。打發起身後。一路步行回城。思想榮兒十五歲並未步行上過路。倘慈親有知。亦萬不忍其受

如此苦楚。遂雇推車一輛。令腿三拉緯追趕。幸是日出城矣。回宅後。徹夜思量。慈柩並未用大槓。未免擡上時顛播過甚。初二日一早。到槓房大鬧數次。伊總言換槓而行了。及崔榮等由保定回京。據言並未換槓。路上亦未接得信函。槓房可惡之至。然已上了他船。無可如何。且據榮兒來信。並崔榮說。一路槓頭陳姓狠操心。靈柩走得平穩之至。並不見得顛播。到保定後。將毡套層層揭開。棺木並未受一點磨擦。自初二日慈柩及眷口起程後。京中夷人已入城內。訛言四起。人人自危。內城旗人未經移徙者。至此均將眷口移至南城店內居住。流離顛沛之狀。目不忍睹。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熒惑帝聽。倉皇北狩。棄宗廟人民于不顧。以致淪陷於夷。請速回鑾云云。自初間起。日日聞得與夷人換和約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見。或因夷人所說難從。總未定局。居民愈覺不安。初六日。英夷來照會云。我國太無禮。致將伊國人虐死五人。索賠銀五十萬兩。適俄夷亦來照會云。聞得夷人索賠五十萬金。伊願說合。令我們少賠。恭邸以此事即使說合。亦不過少十萬八萬。又承俄國一大人情矣。隨託言已許。不能復改謝之。俄夷又來照會云。既已許賠五十萬。自不必說。惟英國焚燒園亭。伊亦願賠一百萬兩。前索二百

萬減去一百萬。只需一百萬。使了事矣。恭邸答應於初九日送去銀五十萬兩。是時夷人所添十六條。無一不從者。當事者唯求其退兵。無一敢駁回。於是夷人大笑中國太無人矣。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懿貴妃聞恭王與洋人和。深以爲恥。勸帝再開釁端。會帝病危。不願離熱河。於是報復之議遂寢矣。

讀以上日記。可見當英法聯軍入京之時。咸豐帝無決斷國事之力。慈禧下一嚴厲之諭旨。嚴飭統兵大臣決戰。近畿州縣。整團阻截。懸賞殺敵。通諭中外。此卽咸豐十年八月初三日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年九月六號也。諭中之意。略謂我朝一視同仁。不分中外。自與英法通商以來。數十年中。相安無事。乃三年前。英國無故侵犯廣州。拘執朝廷命官。當時朝廷以葉名琛固執不通。亦有啟釁之咎。故大度包容。不與深校。二年前。夷酋愛爾近竟敢稱兵北犯。朝廷命直隸總督譚廷襄相機議和。該夷乘我不備。襲擊大沽。進迫天津。朝廷恐兵連禍結。殃及百姓。又遣桂良往與議和。雖英夷無理要求。仍命桂良前往上海。與議通商條款。並允早日批准。此皆朝廷懷柔遠人。不肯輕開戰釁之苦心也。乃其酋愛喜略復於八月以兵艦攻大沽。僧格林沁敗之。該夷始退。夷狄反覆。

無信。實爲狡詐已極。朝廷以不忍百姓受害之故。許其來京議和。而該夷所至焚殺。襲佔大沽砲臺。朝廷雖怒其無理。猶以息事寧人爲念。復命桂良前往天津。諭以苟該夷要求條件。不至十分出於情理之外。亦可酌量俯允。乃該夷不但要索賠償兵費。開闢商埠。並欲駐兵京師。萬難允從。又命怡親王載垣。兵部尙書穆蔭等前往曉諭。而該夷竟犯通州。要求帶兵晉見。實不能再事姑容。已命大軍明申天討。近畿人民宜速辦理團練。幫同殺賊。或自衛鄉里。無論軍民人等。有能斬黑夷一名者。賞銀五十兩。斬白夷一名者。賞銀百兩。獲斬頭目者。賞銀五百兩。擊毀夷船一艘者。賞銀五千兩。廣東福建爲英夷佔踞之地。該地百姓仍爲朝廷赤子。有能殺敵立功者。亦如前頒賞。該夷遠處重洋。其來中國。不過圖通商之利。所以敢於稱兵犯順者。必有奸人從中鼓惑。嗣後英法兩國之人。一律禁其通商。其他各國仍不禁止。朝廷用兵。出於萬不得已。如該夷能悔過輸誠。仍許通商。以示朝廷始終仁愛之意云云。（此諭官書削而不載。外間無從見其原文。今依勃氏書中所載譯其大意。閱者諒之。）此諭下後三日。召見軍機。慈禧亦在座。諭英國所請各條。已皆允許。尙不知足。欲來京親遞國書。且欲使僧王退軍張

家。此等無厭之求。萬難允准。僧王已得一勝仗。現正守八里橋。抵禦敵軍。下諭錦州。左近敵人兵船欲上岸之兵隊。皆一律阻止其登岸。至此月初七日。皇帝祀於孔廟。翌日。遂命恭王爲全權大臣。辦理和局。載垣撤去欽差大臣。帝詣安佑宮行禮。以敵氛逼近京城。巡幸木蘭。（一千九百年卽光緒廿六年。全宮出逃亦用此故事）啟變之時。甚爲倉卒。行十八英里。駐蹕於小廟之內。下一諭旨。前所調吉林黑龍江兵丁。如已進山海關。卽著春佑迅速知照帶兵官。飭令折赴熱河護駕。次日。接恭王奏。言英法兵入城事。帝命其便宜行事。朝廷距離太遠。不能遙制等語。此不啻以全權與之也。十一日。到密雲縣北。駐於行宮。據中國人紀載。言皇帝病不能興。不能視事。由慈禧召見軍機。慈禧下一諭。諭中之意。略謂夷人進犯都城。王公大臣等。均請調集各省援兵。俟大兵雲集。可操勝算。夷人所恃。唯在火器。若短兵相接。則非中國之敵。蒙古滿洲之馬隊。與夷人開戰。失其所長。湖廣四川之兵。便捷如猿。可用暗襲之法。以制夷人。著湖廣總督。選精兵三千。四川總督選精兵數千。速來京師。僧格林沁已敗績數次。京師甚爲危險。勿得稍遲。朝廷甚盼各省援軍齊集。畿輔迅掃敵氛。有能忠勇殺敵者。不惜重賞云云。



乘輿行至長城左近。巴克什行營地方。得僧格林沁一奏。云北方左近。見有洋兵間諜。尙未有以砲攻城事。又下一諭。諭中之意。略謂法夷愛喜略送來照會。在北京與恭親王面開和議。今着恭親王留京。主持議和之事。如該夷帶兵入京。則著僧格林沁斷其後路。如京師危急。卽著蒙古軍隊。速來長城護駕云云。

十八日。至熱河。二十日。諸臣仍主開戰。復下一諭云。洋兵膽敢佔據圓明園。已捉洋兵。不許恭親王釋放。恭親王復奏云。安定門已爲洋人所有。不能抗拒。只得獨斷而行。而帝亦不能不聽從諸臣。與外人議和矣。九月十五日。帝簽名字於和約。其諭旨如下。諭內閣。恭親王奕訢奏英佛兩國互換和約一摺。英佛兩國業經朕派恭親王奕訢於本月十一十二等日。與換和約。從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所有和約內應行各事宜。卽著通行各省督撫大吏。一體按照辦理。

### 第三章 載垣逆謀

咸豐帝定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卽咸豐十一年。回京。已下諭旨。不料至英曆正月。病勢轉盛。不能啟變。遂復下一諭。收回前旨。帝病在熱河。其弟怡親王載垣忽起陰謀。引

鄭親王端華及肅順二人爲軍機大臣。此三人見皇帝病篤。欲竊攬大權。怡親王爲首。其中主謀乃肅順一人。鄭親王端華者爲當時八王之一。皆清太祖之嫡裔也。肅順爲鄭親王遠屬兄弟。肅順奸詭便捷。鬪雞走狗。乃一市井無賴。人人知之。怡鄭二王推薦於上。不久爲上所信任。由部中一小官數年之間。擢至軍機大臣。居職貪婪暴虐。無所不爲。秋閑一案。追上斬大臣柏葰。廣結衆怨。蓋柏葰公正立朝。言語誠直。因之得罪。怡鄭二王。其逼殺柏葰。蓋出於報復之舉。慈禧見肅順爲上所信任。權勢浸大。思所以制奪之。竭力營救柏葰。卒不能得。而肅順之位乃益鞏固。排斥異己。盈廷諸臣。慄慄危懼。一日戶部有舞弊情事。肅順嚴辦此案。斥革大小官員無數。當時都中弊端極多。習不爲怪。肅順此舉。並非整飭官方。剔除積弊。乃假公濟私。意存報復也。羅織貴要富商百餘人。處以嚴法。不稍寬假。因之得賄甚多。肅順既獲巨利。以之交接二王。竟得權位。參預隱謀。然亦以此毀其身家焉。肅順伏法後。其家產皆沒於宮中。慈禧祕密珍藏。拳匪亂時。藏之密室。始行出都。英法聯軍入都。咸豐帝逃於熱河。亦肅順之意。當時慈禧與諸臣共謀。不聽肅順復奏。上不許諸臣扈隨。以便行其奸計。其計畫之周密。實可畏懼。

幸慈禱一人。智深勇沈。先機預發。破其隱謀於最危之頃。當咸豐帝大行之時。肅順  
尙未舉事。慈禱密令恭王。星夜速來熱河。更得榮祿等之合力。毅然揭發。三人之計乃  
破。慈禱遂爲中國政府之首領。隱謀既破。三人知己落於慈禱之手。當下諭命宗人府  
嚴行審問時。肅順責二人曰。若早聽余言。何至有今日乎。先是怡親王見慈禱爲帝所  
親信。欲起大事。必先去慈禱之權。遂日夜讒於上。云慈禱與侍衛榮祿陰懷詭計。其意  
欲廢慈禱。或貶之冷宮。而後無阻礙之人。若東后性情溫和。不近政權。彼等皆不以爲  
意。欲趁在熱河之時。舉行大事。若返京。則情勢皆變。一切不能順手。尤恐慈禱得太監  
之助。恢復權勢。遂引乾隆時某妃之故事。因失禮於母。定以永遠幽禁之罪。嘗以此等  
讒言。浸潤於病皇之耳。帝亦不能不動。遂允以慈禱之子。交於怡王福晉保育。欲離其  
母也。怡王福晉召至熱河。卽爲此事。又讒害恭王。言其聯合外人。以制朝廷。且權力太  
大。必須預防之。肅順又畫計盡誅京中洋人。並翦除咸豐之弟。卽不殺亦當永遠監禁。  
旨已擬好。當時帝病大漸。三人定計。帝賓天時。卽下此諭。但有一事。爲三人所不及料  
者。其最要之印璽。已爲慈禱所握。其印文曰。世傳受命之寶。凡嗣皇繼位。第一次諭旨。

必蓋此印。此乃清朝法度如此。以爲大行皇帝遺旨之證。向來歸皇帝佩之於身。今乃爲慈禱所握。其聰明有遠見如此。此乃三人陰謀不成之一大阻礙也。若無此印。無論三人如何矯詔。終不合法。怡親王膽量不足。不敢冒險奪此印璽。其不能成事宜也。帝聽載垣等讒害慈禱及榮祿之言。頗爲忿懣。又以熱河夏暑。病體不宜。因之病勢愈增。而都中太廟祭祀。不得不以恭王代之。六月初四日。欽天監奏星異。帝之批旨曰。欽天監奏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並繪圖呈覽。本年五月。欽天監奏彗星見於西北。仰惟天象示警。方滋兢惕。茲復據奏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自非虛詞。附會惟念朕御極之初。卽以侈言祥瑞爲戒。矧值東南賊匪未克殄除。瞻念民生。惟增矜惻。即使星文表瑞。實爲世運亨嘉之兆。亦惟有夕惕朝乾。冀邀上蒼眷佑。如逆匪速就蕩平。黎民復業。年穀順成。休應孰過於斯。其不必宣付史館。用昭以實不以文之意。初五日。帝三十萬壽節。帝受諸臣朝賀。慈禱未預此禮。此卽咸豐帝御殿之末次也。由此病勢愈重。七月初七日。慈禱密派一人赴京。告恭王以帝病危殆。速派旗兵一隊來熱。多葉赫族人。十六日。軍機大臣各部大臣。凡載垣之私人。入皇帝寢宮。時皇后及諸妃例皆迴避。彼

等遂迫帝署字于所擬之諭旨。以載垣等空論不合國法。十七日早。咸豐帝薨。王皆不提及。又以嗣皇名義。下登位之例不合。恐生枝節。至第二日。復下一諭。此蓋不得不承認慈禧爲同治之母。而慮也。彼等欲回京之後。去此阻礙。而在位。則彼等一日不安。彼等之急欲知。以贊襄王大臣之權。代下諭旨數道云。中領班一人監國云云。監國者。惟帝之及都察院各諫官。紛紛上奏。請兩太后。禧秘密通信。皆認慈禧爲朝廷之主。恭。以免孤立無援。惟此事須安詳謹慎。不。連合侍衛亦可聽彼驅遣也。肅順既擁。

趨利之徒亦頗有助之者。蓋以金錢收買黨人。無如北京者矣。肅順當日之所爲。頗不利於幼帝家族。載垣實主之。北京既爲外人所佔據。南方各省又盜匪充斥。糜爛不堪。羣望幼帝振刷一新。幸得榮祿及他忠臣之助。不久紀綱漸振。而曾國藩克復安徽。捷音頻傳。慈禧之勢愈張。蓋曾國藩爲慈禧所擢用也。由是慈禧之勇敢及其機敏手段。又以諫垣之助。遂戰勝黨人。而握政柄。然照清朝家法。母后不能執政。順治康熙兩朝。皆以大臣輔佐。此一大阻礙也。兩朝故事。太后不能與聞政事。而大臣輔政。亦往往得罪。康熙以幼冲嗣位。有輔政大臣數人。其後或廢錮。或賜自盡。故恭王聳慮太后垂簾。希冀垂簾其名。而實權歸己。此恭王錯視太后之爲人也。有一滿人。曾扈隨熱河。述當日事云。慈禧性質堅毅。得人愛戴。侍衛等皆傾心向之。頗得眾助。當最危之時。太后與榮祿密商。非常謹慎。不使三人稍萌猜疑之心。太后有一太監。名安得海。最爲信任。每日遞信於恭王。能直達都中無礙者。皆安之力也。慈禧待怡親王等。殊安徐冷靜。謙遜有禮。故能鎮定而無意外之患。有御史董元醇。奏請兩宮垂簾訓政。奏中引大行皇帝遺詔。可爲兩宮垂簾之證。八月十一日。贊襄王大臣會議後。嚴諭申斥。載垣等又以幼

帝之名下一諭旨。大行皇帝靈輓于下月初二日回都。此乃慈禧日夜所禱求者也。由熱河行宮至都約一百五十英里。贊襄王大臣不得不親隨護送。梓宮極重。以百二十人抬之。且多山路行甚遲緩。每行十五英里。即須停歇。故贊襄王大臣等回京。至速須十日之久。若天雨。則十日尙不能到。梓宮行愈緩。愈合兩宮之意。蓋兩宮不隨大隊。以快班轎夫兼程而行。五日即可達京。清廷禮節。凡大行皇帝靈輓啓行。新帝及后妃等皆行禮奠酒。禮畢。即先行。以便在京恭迎。慈禧以此大便于己。可先到京。與恭王密商一切。以歡迎彼等也。載垣等亦深知留滯在後。大爲失勢。前途萬分危險。遂定計謀殺兩宮于途。下令以怡親王侍衛兵丁護送后妃。其計甚毒。若非榮祿先聞此謀。預防其變。則兩宮皆不能生還都中也。榮祿帶兵一隊。于夜間離梓宮。星夜前進。以保護兩宮。追及兩宮于古北口之北。由此道可通至蒙古。載垣等預定暗殺之地。即在此處。兩宮由熱河動身後。大雨滂沱。道路溼泥。避雨于山峽中。此處毫無供給。梓宮在後。約十英里。慈禧深明禮數。差親隨數人。以己及東后之名義。敬問梓宮安否。怡親王等以諭旨答之。言梓宮已安抵第一站駐歇之地。慈禧賞使者千金。以酬其勞。怡親王等亦深知

前途之危。兩宮在則一日不能安也。曾上一摺。慰兩太后。屢念梓宮之誠意。慈禧答書。獎其忠誠稱職。彼此以禮往來。此二書皆載之官書。可見滿人與漢人相同。無論情形如何危亟。而外面禮節。仍絲毫入扣。此二書可爲最要之證據。當拳匪亂時。亦如是也。兩止後。兩宮前進。得榮祿兵隊之保護。安過山口。此後無復危險之處。兩宮于九月二十九日。安抵都中。而梓宮須遲三日。兩宮到時。卽開祕密會議。咸豐之弟及大臣。皇室之向于己者。皆得與會。密商許久。慈禧雖握有最要之印璽。但以前無捉拿扈從梓宮大臣之舉。如此鹵莽。非尊敬大行皇帝之意。且新帝登位之始。尤覺不宜。會議後。眾意皆以爲當謹密爲之。不可操之過急。外面一切。仍依禮節而行。俟梓宮到後。先撤去怡親王等贊襄大臣名義。再相機行事。梓宮于十月初二日晨。安抵京城西北門。恭王已于前一夜。派大兵一隊駐紮以防之。幼帝兩太后及各大臣等。皆孝服出迎。梓宮入城時。皆伏地行禮。梓宮之前。爲神主儀仗等。復有滿洲騎兵一大隊隨之。怡親王及諸贊襄大臣。既護送梓宮。安抵都中。復親身陳奏。蓋禮應如此。城內先建設營帳一大座。預備行禮之用。怡親王到後。卽至此帳中。兩太后率領咸豐弟及軍機大臣。桂良周祖培。



等皆在。慈禧神態嚴靜。以太后之身分。送梓宮。頗能盡其職分。今日大事已畢。之監國。乃大行皇帝遺命所授。兩太后何人。皆無權召見臣工。慈禧答曰。我們等皆亟速入宮。在皇城大門恭候梓宮。革之監國大臣等。聞太后之言。皆默然也。慈禧以鎮靜而得勝。此乃握中國大己之權位。

諭曰。上年海疆不靖。京師戒嚴。總由在。盡心和議。徒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己責。實聖心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經總理各國經理。都城內外。安謐如常。皇考屢召王。總以外國情形反覆。力排衆論。皇考宵